

倏忽温风至 因循小暑来

出梅恰逢小暑 看农谚怎么说

□肖水

我国是农耕文明古国,关于“出梅”的时间我们老祖宗有一套精准的推算方法,按照老祖宗的说法,“出梅”的时间与节气的干支历时间有关。老话说“芒种后逢丙入梅,小暑后逢未出梅”,说的就是芒种后的第一个“丙日”就是入梅的时间,而小暑后的第一个“未日”就是出梅的时间,可以说梅雨的时间大概在芒种和小暑之间,时间大致在6月中旬至7月中旬,梅雨天气一般持续一个月左右。

翻看日历我们会发现,今年小暑交节的时间在7月6日,这天恰好是“辛未日”,正如老话说“小暑逢未出梅”,按照我们老祖宗的说法,很明显今年“出梅”的时间就在7月6日。

今年“出梅”的时间和小暑交节的时间在同一天,根据老祖宗的经验,“出梅”当天的天气会影响往后的天气走势,同时小暑又是非常重要的节日,这两者相逢对往后的天气有什么影响呢?夏天会有大涝吗?我们一起看看农谚是咋说的。

小暑雷,黄梅回;倒黄梅,十八天

这句农谚的意思是说,如果在小暑交节当天出现了打雷下雨的天气,那么说明本该要结束的黄梅雨又返回来了,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“倒黄梅”,即梅雨走向回头路,预示着往后会出现持续的降雨。这里的“十八天”指的是梅雨天气会延续18天左右,即表明往后降雨会比较多。

今年“出梅”和小暑相逢,如果这天打雷,即便到了“出梅”的时间,但是并不意味着梅雨天气结束,这预示着往后还会出现持续的降雨。

类似的农谚还有,“雨打小暑头,四十五天不用牛”“小暑一声雷,要做七十二个野黄梅”“小暑一声雷,黄梅倒转来”,这些农谚都表明如果小暑打雷下雨,预示着往后降雨同样非常多,可能出现暴雨或者大暴雨等极端天气,我们要注意防范。

出梅雷唱歌,黄梅又返回

这句农谚的意思是,如果在“出梅”当天有雷雨天气,那么预示着虽然到了“出梅日”,但是梅雨天气并不会结束,即往后阴雨天气会比较多。

今年“出梅”和小暑在同一天,如果打雷了,那么很可能“倒黄梅”来了,我们要加强防范。

雨打黄梅尾,四十五天雨

这里的黄梅尾指的就是“出梅”当天,这句农谚的意思是说,如果“出梅”这天下雨,那么根据经验,这预示着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雨水都会比较多。

这里的“四十五天雨”并不表示接下来的45天都会下雨,而是指往后很长时间雨水都会多。“出梅”后我们将迎来小暑和大暑节气,这两个节气是雷阵雨最多的时节,我们要提前挖好排水沟,以免农作物受涝。

出梅雨淋淋,平地坐船头

这句农谚的意思是说,如果在“出梅”当天下雨,那么根据经验,这预示着往后降雨会非常频繁,像一些平地可能会遭受洪涝,人们在出行的时候需要乘船。

荷雀

何汝锋摄



晒伏

□马晓炜

在我的家乡,“晒伏”称“晒霉”。记得小时候,每当“晒霉”时,母亲总是仪式感满满地先把庭院打扫得干干净净,尔后铺上蛇皮袋或席子,待一切准备就绪,将装满衣物的箱子或袋子搬出来,逐件抖开,摊到地上,搭于绳上,挂在树枝上。整个院子花花绿绿,犹如置身琳琅满目的街市。我和弟弟兴奋不已,争抢着翻出曾经穿过的衣服、帽子玩耍,炎炎烈日下,衣物散发出一股温馨的味道,有种别样的亲切感。于是,我们穿穿这件,摸摸那件,忙得不亦乐乎。一向宽容的母亲,这时则会加以制止,说衣服沾上汗水不好存放,容易霉烂,小心大雪天没衣穿,挨冻。听了母亲的话,我们赶紧物归原处,担心它们真的会霉烂。

待母亲将所有衣物摆放妥当,我以为只要等到太阳下山,收拾起来就算完工,不承想,过上一段时间,母亲又顶着火辣辣的太阳,一件一件去翻动物,厚厚的衣物还用棍子“啪、啪”地抽打,每次下来汗流浹背。面对母亲的举动,我们颇为不解,嚷着问个究竟。母亲擦拭着汗水,语重心长地说,霉菌狡猾着呢,只有不停地翻动物,才能确保衣物的角角落落晒到充足的阳光,使霉菌无处藏身不说,就连阳光也给留住了。我恍然大悟,难怪每次穿衣戴帽,常会闻到一股阳光的味道,原来是母亲“晒霉”的缘故。

“晒霉”的间隙,母亲还给我们讲“六月六,人晒衣裳龙晒袍”“六月六,家家晒红绿”等民谚,使我们对小暑节气有了全新的认识和理解,知道“六月六”相传是龙宫晒龙袍的日子,因为这一天恰逢小暑,为一年中日照时间最长、阳光辐射最强的日子,所以,家家户户会不约而同地选择这一天“晒伏”,把箱柜里的棉被和五颜六色的衣服晾在阳光下暴晒,以去潮、去湿、防霉防蛀。没有雷,没有雨,连云都消散了身影,太阳直愣愣地投射在大地上,真是绝好的“杀菌大使”。

“晒伏”,既是一种人们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,又是一种传承千年的生活习俗。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,“晒伏”已经没有了过去那么盛大和隆重了,但它早已融入我们的生活,无论岁月如何更迭,从不会在我们视野里走远或消失。

□魏有花

父亲的小暑

在我的记忆中,小暑这天,父亲一大早就踏上了那片他挚爱的土地。晨光熹微中,父亲的背影显得格外高大而坚毅,仿佛是大地上的一座山,默默承受着岁月的风霜与雨露。他手中的锄头,在晨光中闪烁着金属特有的冷冽光泽,每一次挥动,都是对这片土地深情的告白。

小暑时节,杂草疯长,它们似乎也在争抢着这短暂的生长期,企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分得一杯羹。但父亲总会让它们得逞?他弯下腰,一锄一锄,细心而精准地除去每一根杂草的根部。“除草不除根,春风吹又生。”这是父亲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,也是他对农耕智慧的总结。

除完草,父亲开始围着地边查看,提前做好排涝准备。小暑时节,雨水增多,如遇连阴雨,田间地头常常积水难排,这对庄稼的生长构成了威胁。父亲深知排涝的重要性,他手持铁锹,仔细查看每一处可能积水的地方。一旦发现,便毫不犹豫地开挖排水沟,确保水流能够顺畅排出。拾掇完毕,父亲的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,那是一种对自然规律的深刻理解和驾驭的智慧之光。

小暑之后,庄稼进入了快速生长期,对养分的需求也越来越大。这时,父亲总会趁着雨季为庄稼施肥追肥。他精心挑选肥料,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均匀后,再均匀地撒在田地里。每一次施肥,都是在为庄稼播下希望的种子,期待着它们能够茁壮成长,结出丰硕的果实。

父亲在施肥时总是那么专注而认真,他的脸上洋溢着期待与喜悦。他说:“肥料是庄稼的粮食,只有吃得饱,吃得好,才能长得壮,结得实。”他的这番话,让我深刻体会到了农业生产的艰辛与不易,也让我更加敬佩父亲那份对土地的热爱与执着。

做完了这一切,父亲像是打了一个大胜仗,舒心地笑了。整个伏天,庄稼会在父亲的精心照料下茁壮成长,一直出落成秋天的样子。

每当我站在田边,望着那片绿油油的庄稼和父亲忙碌的身影时,我的心中总会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。那是对父亲深深的敬意与爱戴之情,也是对这片土地无尽的感激与敬仰之心。

父亲的小暑,是勤劳与智慧的结晶;是汗水与泪水的交织;是希望与梦想的起航。在这个充满生命力的季节里,父亲用他那勤劳的双手和那颗坚韧不拔的心,为我们绘制了一幅美丽而生动的田园画卷。

低低的涟漪,白色塑料薄膜搭建的仅容一张小竹床的瓜棚,像泊在碧波里的一叶小舟。

从南到北,从东到西,我踩着田垄,盘点西瓜们。西瓜并非个个滚圆。有的椭圆,像一个小猪娃娃懒洋洋地卧在瓜叶之下。有的像拳头,一身绒毛张牙舞爪支棱着,泛着油光,瓷明,我妈说那是“瓜姐儿”。有的长歪了,不是脑袋歪就是屁股歪。我说说这样的瓜不能卖,歪的部分没有瓜瓤,买的人吃亏。当然也不能扔,全家人会一起吃了它。有的表面有一层薄薄的白,像爱美的大姑娘脸上擦的粉,西瓜的翠绿就显得朦朦胧胧。我妈说那是快成熟的瓜……

瓜田像一个产房,安静不语,殷实满足,任由一个个大大小小的西瓜,在怀里赖着长着闹腾着。

太阳渐渐升起,热起来。我拣一块最大的阴凉地,坐在小板凳上,看我的书,写我的作业。一个板凳高,一个板凳低,高的放作业本,低的是我的宝座,课本摊在地上。土路上的土,软乎乎散发着盛夏的味道。

一眼望不到边的田野,像一张单调的画布,铺展

出淤泥而不染

徐杨绘



小暑的饺子

□于春林

二十四节气不仅是季节变换的晴雨表,更是中国传统民俗的风向标,不同地域就有不同的习俗;过去南方小暑民间有“食新”习俗;北方地区有头伏吃饺子的传统。

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,从小就耳濡目染淳朴乡村的古老习俗,那是植根在人们心中的习俗。小时候,对小暑节气的习俗没有概念,但父亲母亲仪式感满满的重视程度我是能感觉得到的。我记得,母亲每逢小暑时节就抚摸着我的小脑袋,对我认真地说,小暑是头伏的开始,天气闷热,人们普遍食欲缺乏,人也往往比以前消瘦,俗谓就是苦夏,看看你,又黑又瘦。你爸爸每日在地里干活,也得补充点营养了,小暑那天给你们包饺子吃。母亲的一番话说得我心里暖乎乎的。一提到吃饺子,高兴得蹦了起来,要知道,那时,只有过年才能吃上一顿饺子!

于是,那些日子,我天天都盼着小暑的到来,在母亲面前也极力表现出我的乖顺来。盼着,盼着,小暑节气终于来了。那一天,我围着母亲转来转去,总是想帮母亲做点什么。母亲对我说,别在我跟前来回转悠,转得我直迷糊。我咧着嘴笑着,安静下来,坐在灶屋的小板凳上瞧着母亲发面、醒面、包饺子,不时还殷勤地把毛巾递给母亲擦汗。

生活俭省的母亲为了包饺子,前几天就开始准备食材。买肥肉、作料和白面,然后把肥肉切成厚厚的肉段,在大铁锅里耗成油,用油渣啦包饺子。我家园子里有父亲种的大白菜。白菜、油渣啦馅饺子是我们那时最奢侈的美食了。在包饺子的时候,母亲对我说,饺子的外形像元宝,看着“元宝藏福”的意思,吃饺子象征着福气满满。看着母亲虔诚的神态,我也是初次体会到什么是幸福。跟母亲说,妈,长大了,小暑时,我也给您包饺子。母亲微笑着看着我,满足地点着头。

等到爸爸从地里干活回来时,香喷喷的饺子出锅了。母亲先给爸爸舀一碗,然后再给我舀一碗,她看着我们吃上了饺子,自己才吃。饺子蘸着老陈醋,既解馋,又不腻人。爸爸妈妈吃着饺子,谈论着地里的庄稼活,期待着秋后的收成;我吃着饺子,摇头晃脑地美得不行,嘴里还不住地说:“真香!”爸爸看着我吃相,呵呵笑着,说道:“傻小子,就长个吃心眼。等咱们条件好了,天天给你包饺子。”父亲的话叫我听得入迷,想象着日后天天吃饺子的幸福生活。

小暑,我们家满满的仪式感。食材简单的饺子里藏着母亲的爱、父亲的美好心愿以及我对未来的憧憬。

在我身前、身后。田里的人们,是画布上的点缀。有的离我很远,像散在大地上的一粒粒棋子;有的离我很近,可听见他们热烈或稀疏的谈话。

中午,太阳变得毒辣。树阴吝啬地给每一棵树镶了一圈窄窄的斑驳的裙边,静默或摇晃的裙边容不下几个不高也不算胖的我。太阳不依不饶,我挑挑拣拣,从这棵树下换到那棵树下,依然像坐在熊熊燃烧的一堆火前。我的脸上、脖子上、脊梁上的汗水一行行往下流,欢快地不知疲倦。我频频用食指勾着下巴颏,从左到右勾出一“勺”又一“勺”汗水,一次又一次甩出去……

西瓜叶像使劲儿合起来的降落伞,软塌塌地垂着。西瓜们再也不用着隐若现探头探脑,大大咧咧无忧无虑地晒着了太阳。我一个一个细看,它们好像比早上长胖了一点儿!我心里忽地蹿起一簇愉快的小火苗!

徘徊复徘徊,火热复火热。我在一棵又一棵树下寻觅着一丝一毫的清涼。太阳不紧不慢,直白的火热

随笔

夏花无名

□岳康乐

乡村路边,一朵娇艳夺目的花,在盛夏的光阴里,火热盛开着。

顺着马路,开着很多这样的花,玫红、橙黄、淡紫,高高低低,有些杂乱,与这个季节疯长的野草一起,或安静缄默,或摇曳生姿。我叫不出她们的名字,并影响此刻,她们装点着我的心。那些花儿,个头不高,花瓣,花蕊,花萼,各有各的造型,各有各的色彩,匀称妥帖,几具精妙,像灵巧的编织,又像刻意的摆置,感叹大自然的的神奇与伟大。此刻,如果我是一只蜜蜂,或是一只蝴蝶,便可正大光明又专心致志地在此流连忘返。

一直以为,只有春天才是赏花的季节,那桃花红、杏花粉、梨花白,给春天赋予姹紫嫣红的定义,一想起来,到处都是唐诗宋词的芬芳。哪想,盛夏的野花,也别具美色,尽管我不能为她们写诗。

当然,夏天紫薇,秋日菊花,冬日蜡梅,也都各美其美,占尽季节的风头。春天的花难免有随波逐流之嫌,大抵是因为受不了夏日的炙热、冬天的凛冽和秋季的枯色。或许,不同季节的花,都是这个季节的特使,春天的花是为孕育秋天的硕果累累,秋日的花是为歌颂丰收的喜悦,冬季的花是为打破白雪的苍白。

每一种花,都有她的特质,想起她们的诗来,便串联起很多四时的美好来,比如,海棠未雨,梨花先雪,雨后春莺鸣,枝头杏花繁,这是春的生机勃勃;接天莲叶无穷碧,出淤泥而不染,这是夏的清新脱俗;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,这是秋的爽朗自适;墙角数枝梅,寒梅著花未,这是冬的孤寂深情。每一种花,都有她的特质,只是我们没有时间和心情去细心观察,专门品味罢了。

再回首,那些无名的花儿五彩缤纷,在盛夏的光阴里,随热浪起伏:远处的村庄,一派热气腾腾景象。

小小说

面子

□刘明江

在村里,老栓是个爱面子的人。儿子在市里吃公家饭,在单位大小是个官呢。老栓也就常背了手,在村里挺胸昂头地走。

听说邻居大强的爹领着低保金,老栓也想领低保,于是给儿子提。儿子说:“咱不缺那俩钱,算了。”老栓急了:“这不是钱的事,是面子!”儿子看爹急了,犹豫了好长时间,还是给人打了电话。儿子的电话很管用,老栓很快就领上了低保。

老栓领了低保,村里人都羡慕。有人就感叹,还是老栓有本事。老栓听了,一脸得意,喜滋滋地从兜里摸出烟,豪迈地散,说:“这还不是俺儿有面子。”

半年后,老栓高兴不起来了。原来他的低保突然被取消了。老栓跑去质问村支书大宝,大宝说:“叔,我也没办法,新来的乡纪委书记说了,低保问题太乱,要狠狠整治,不管是谁,凡不符合条件的一律清退。要不给你儿子打个电话吧,让他问问情况!”老栓于是就给儿子打电话。不知怎么儿子始终没有接。老伴说:“算了,咱又不缺那俩钱花。”老栓瞪了老伴一眼,说:“你懂啥,这不是钱的事,是面子的事。”

心急的老栓决定去乡里会新的纪委书记。心想,不看僧面看佛面,我儿子的面子你总得给吧。到了乡纪委书记办公室,正想推门,屋内却传来争吵声。老栓赶紧伏到窗口往里张望。屋内有两个人,一个年轻人正陪着笑脸,听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训斥。

“这些年要不是你二姨帮衬,你能大学毕业,能有今天,现在可好,外甥有本事了,把他姨的低保给取消了,这传出去让她的脸往哪儿搁?”老太太气呼呼地说。

“妈,这不是面子的事,二姨现在家庭经济条件挺好的,根本就不该领低保,我不能因为是自己亲人,就违反原则呀。再说了,小叔你不是经常教育我说,做人要堂堂正正,千万不能贪小便宜吗?”年轻人诚恳地说。

听到这里,窗外的老栓心头一震,突然想起多年以前,那时儿子还小,他带着儿子去看戏,戏唱的是包青天。当包青天用狗头铡铡死奸臣时,台下掌声雷动。他也激动地对儿子说:“儿子,等你长大了,当了官,一定要当个包青天一样的好官!”

老栓突然感觉自己脸上火辣辣的烫。于是他缩回身子,转身便走。

这时,儿子打来了电话:“爸,啥事这么急,打了这些电话,我会开呢。”

老栓有点羞愧,他说:“儿呀,低保我不要了,这个面子也不争了,今后也不再用你的关系要好好处了,你能做一个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好官,才是爹最体面的事。”

“嗯,我知道了!”儿子在电话那头重重地点头。

放下电话,老栓长长舒了一口气,感觉轻松了很多。

后来村里人发现,爱面子的老栓不再背着手走路了,脸上也多了谦和的笑容。

不容辩驳地摊满大地,近处和远处传来了声声叫,尝试着打破这一潭无边无际、静默无语的热。

仿佛很快,仿佛很慢,太阳从头顶一点点西斜,燥热从身上一丝丝退却。

当太阳从刺眼到温和,西瓜叶不知不觉撑开了伞,像清晨一样神清气爽,西瓜们又重新躲了起来。三三两两锄头、扛锹、拖把的男人女人被夕阳镀上了一层淡金色。我合上书本,凝视绚丽无比的天空,时间绘制的灿烂画卷,在尽情舒展。

这一天,又是没有大人来买瓜,没有小孩儿来偷瓜,没有猪或羊来啃瓜。陪伴我的除了瓜,更有一页不被打扰的好时光……

“二姐儿,赶紧回家呀!”父亲大声喊。

我背上书包,顶着天上的一钩新月,往家走。

忙了一天的父亲,不论刮风下雨还是天晴,整夜守着瓜地,他不允许一家人的希望有任何闪失。

听,西瓜叶挨挨挤挤,沙沙、沙沙,在细数收获的喜悅……

岁月印记

难忘那片瓜田

□蕊子

夏天,天热得像下火,烤得西瓜叶一片一片耷拉着脑袋。

我追逐着小路上的阴凉,游走在西瓜地的左左右右。

30多年前豫中农村,一个有三个学生娃的家,学杂费、住宿费、吃饭穿衣等大大小小的钱,足够土里刨食的父母紧蹙眉头,在每一个愁得睡不着的夜晚琢磨琢磨。于是,在我上初中的时候,每年种一季西瓜成了我家的不二选择。卖两个多月的瓜就能攒一笔现钱,比种小麦、玉米、豆子来钱快。

白天,看瓜的是我。

两亩多地的西瓜,像一块波光粼粼的翡翠,镶嵌在黄土地上。拇指粗的瓜秧缠缠绕绕,曲曲弯弯,盘旋向不知何处的地方。瓜秧上密密的细小绒毛和瓜叶上新长出来的细小绒毛,在晨光里、在微风里颤动,闪烁,轻轻对我笑呢。满地西瓜叶漾起层层高高